



“玉，石之美者。”谦谦君子，比德于玉。在古人心中，“玉”意味着美好、高贵与纯粹。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，玉文化绵延流传至今。

中华先民发现玉、雕琢玉、使用玉、钟爱玉，赋予了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，遗存下来保留至今的大量玉文物见证了中国文明史的起源、形成与发展。

甘肃省博物馆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殿堂之一，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。在馆藏文物中，玉器是较为重要的历史遗存。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玉器以齐家文化为核心，串联起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明脉络，展现了黄河流域玉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：“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，那就是玉。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表示：“玉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物。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独有而且长盛不衰。”玉器不仅是工艺与审美的结晶，更是古代社会制度、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的见证。本期通过深入解读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器，一同探索它们背后的历史与艺术魅力。



明维鸡牡丹纹镂空玉带板

## 各个时期的玉器发展

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玉器，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，种类繁多，工艺精湛。这些玉器不仅展示了古代玉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，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变化。

新石器时代：新石器时代是玉器制作的重要时期，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。齐家文化（约公元前2200年—公元前1600年）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重要文化类型，以甘肃、青海、宁夏为中心，其玉器以材质多样、工艺精湛、功能丰富著称。齐家文化玉器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，但系统研究则依托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。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，通过多省协作，汇集了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地出土的玉器精品。例如，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玉璧、玉琮，宁夏固原出土的玉斧等，均展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广泛分布与高度统一性。

齐家文化玉器以透闪石玉为主，兼有绿松石、蛇纹石等材质。其工艺技术已具备切割、钻孔、抛光等成熟流程，尤其是管钻技术的应用，使玉器形制更加规整。齐家文化的玉器以其厚重质朴、气魄宏大的特点著称，如馆藏的齐家文化玉璧、玉琮等，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格。这些玉器在制作过程中，采用了精湛的琢磨技艺，展现了古代先民们对玉器的热爱和追求。

商周时期：商周时期，玉器制作技艺进一步发展，出现了更多精美的玉器。馆藏的商周时期玉器，如玉璜、玉人等，在制作工艺上更加精细，线条更加流畅，造型更加优美，不仅具有实用价值，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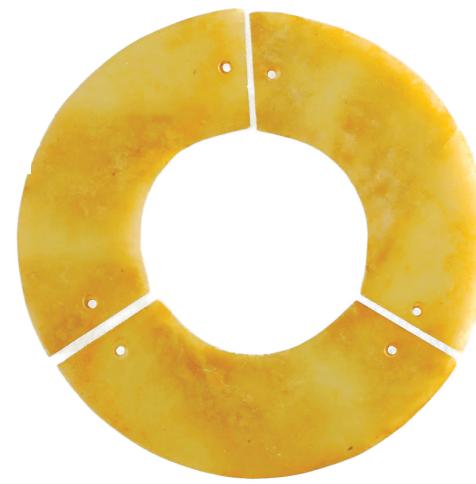
秦汉时期：秦汉时期，玉器在礼仪、装饰等方面的应用更加广泛。馆藏的秦汉时期玉器，如玉眼盖、玉璧等，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玉器风格。这些玉器造型更加独特，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

唐宋明清时期：唐宋明清时期，玉器制作技艺达到了巅峰。馆藏的唐宋明清时期玉器，如玉带钩、白玉鹅、玉带板等，线条更加流畅，造型更加优美，同时，这些玉器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氛围。

# 传承千年的玉石文化

## 探寻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器

□ 张晶雨



西周至春秋时期玉璧



西周玉人形铲



青白玉卧羊（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）

## 馆藏玉器代表

### 西周至春秋时期玉璜

玉璜长11.5厘米、宽3.5厘米、厚0.3厘米，征集所得。青玉料，色灰白，有黄褐或灰白沁斑，质地细润透亮。弧形片状，共三块。每块两端边齐直，并各有一个单面钻小孔，制作规整。

玉璜，是一种佩戴饰物。在中国古代与玉琮、玉璧、玉圭、玉璋、玉璜等，被人们认为是“六器礼天地四方”的玉礼器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；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，以青圭礼东方，以赤璋礼南方，以白琥礼西方，以玄璜礼北方。”六器之中的玉璜、玉琮、玉璧、玉圭等四种玉器，历史最悠久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，是玉组佩组成部分，由不同种类玉饰穿缀而成，结构和形式复杂，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玉组佩更是演变出了不同的款式。此外，玉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是女性的象征，并仅限于个人饰件体现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性。步入良渚时期后，琮、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，成为重要的社会权力象征，标志着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，社会成员的地位、等级和财富分化明显加剧。

### 齐家文化青玉钺

青玉钺，高14.2厘米、长6.2厘米、厚0.4厘米，征集品。玉料为青玉，整体色泽呈青灰色，上有黑褐色斑纹及黄沁，质地细润。磨制规整，体呈长条梯形。内部略窄且方角，顶边齐直。近顶边1.6厘米处有一个圆形穿孔，单面钻成，孔径0.8厘米。两侧边齐直。体中靠近短边1.1厘米处也有一个圆形穿孔，单面钻成，孔径0.7厘米。刃部双面磨出，刃线分明，刃口略弧且有斜势，两角稍圆，长边近角处有磕缺。属武器或礼器。

钺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，其形制似斧，以砍劈为主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大者称钺，小者称斧。”两者区别在于斧刃较钺为窄，钺刃较宽大，呈弧形，似新月。钺作为礼兵器，出现于早商，是许多贵族成年男子的陪葬品。到了西周时期逐渐减少，至西周晚期基本上消失。作为一种兵器，经过不断的改进，唐宋时期仍是一种主要的步兵武器，宋代以后，钺作为实用兵器基本上退出战争兵器序列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从先秦至明清时期，钺具有象征权力和威严的意义，因此在礼仪、祭祀仪式上经常可以看到钺的身影。

### 西周玉蝉

这件玉器长3厘米、宽1.9厘米，1972年灵台县白草坡M2出土。玉质为青玉，圆雕工艺。整体呈扁平蝉形，两面线刻蝉首、身、翼、足等部位。蝉首宽大，圆睛尖嘴，嘴部有一圆细穿孔。前肢前伸于头之两侧，呈趴伏状；身呈三角形，以两道复线表现节纹，前宽而尾尖；两翼伸张，后肢外撇，与尾构成三个突出部分。

玉蝉是一种常见的古代玉器。在古人看来，蝉是清高声远、洁身自好的象征，因此蝉的造型很早就为中国先民所使用，生以为佩，死以为琀。西周以来，人们相信玉有使尸身不腐的作用，春秋战国以后，人们开始在逝者口中放置小件玉器。而放置于逝者口中的玉器就称之为玉琀，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玉琀。至汉代盛行厚葬，因此这种风俗到汉代尤为流行，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。自汉代以来，皆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，寄托着人死后蛰伏于地下精神不灭、生命往复，有朝一日像蝉一样破土而出、获得新生的愿望。

### 西周玉人形铲

玉人形铲高17.6厘米，1967年灵台县白草坡M1出土。圆雕工艺，人物裸体站像。发辫虎首，身盘成堆髻。长脸，阔鼻，深眼窝，大耳，厚唇前突，两手捧腹，两腿间呈“8”形镂空，双足并拢作铲形。

## 馆藏玉器代表



西周玉人形铲

皆为正视羊首，多系半圆雕为之。造型轮廓简洁、细长眉，“臣”字目、眼、鼻、角等部位夸张处理。表面细节皆以双钩阴刻技法雕琢，线型由两条较匀细的平行阴刻线组成。羊首之双角，并置于额头上方，作盘卷状，向外展伸，尖端亦朝外，额头或有套菱纹装饰。

### 元代兽首螭纹玉带钩

玉带钩整体长12厘米、宽2.4厘米，定西市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出土。青白玉质，表有灰白和黄褐沁斑。带勾头扁宽，呈兽头形，面额较为平整。肚面浮雕螭纹，螭身呈弯曲爬行状，背部呈黄褐色丝质织带。

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，又称“犀比”。多用青铜铸造，也有用黄金、白银、铁、玉等制成。自西周至汉晋，男性贵族服饰中，皮带主要是凭借带钩系结，所谓“带约其要（腰），钩挂于带”。带钩是身份的象征，带钩所用的材质、制作精细程度、造型纹饰以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。

### 明代雉鸡牡丹纹镂空玉带板

方形长5.1厘米—7.6厘米、宽3.3厘米、厚0.7厘米，1955年兰州市上西园明墓出土。青灰色和田玉镂雕而成，包括三台1、弼辅4、圆桃4、铊尾2、排方7，均透雕牡丹花枝，边缘有界栏。其中四块较大的长条排方，雕饰最为精美，于繁花密叶间配置一对雉鸡，构图繁复，富于变化，显示出工匠高超的技术造诣。

佩戴玉带的等级制度始于唐代，延续至明清时期。在唐代官员的服饰特点是穿长衫，所以腰间要用革带束住，玉带板是装饰于腰带上的饰件，玉带板是镶嵌于皮革腰带上的玉饰物，在带身的方形或椭圆形玉板称作带钩（排方），带末端的圆首矩形玉片称为铊尾。这些玉带板背面四角有穿孔，可以镶嵌在衣带上。玉带板既是装饰品，又是实用品，同时还代表佩戴者的官职，是显示权位尊卑的象征，在唐代文武三品官以上才能使用玉带板，而且官品大小不同，所佩戴的玉带板数量和质量也不相同。



►西周玉蝉

求。中国古代玉器强调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甘肃玉器亦不例外。玉雕常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与色泽，如青白玉。此外，纹饰中的动物、植物纹样，均体现对自然美的体悟与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。

在中华文明长河中，玉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。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玉器藏品，既是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缩影，也是甘肃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往来通道的文化见证。其风格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多元创新性，文化内涵则涵盖礼制、宗教、民俗等多个层面。

（作者单位：甘肃省博物馆）

## 玉器风格及文化内涵

甘肃玉器多采用本地玉石资源，质地温润且色泽多样。雕刻技法上，既有传统的阴线刻、浮雕，也可见镂雕和圆雕技艺，材质与工艺具有独特性。玉器的文化内涵也具有多样性：（1）中国古代礼制与权力的象征。玉器自古是等级制度的物化体现。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玉刀、玉钺、玉璧等礼器，反映了“以玉事神”的祭祀传统和“君子佩玉”的道德规范。（2）宗教与信仰的载体。馆藏的齐家文化玉璧反映着古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，玉器中的瑞兽纹饰，同时兼具辟邪与祈福功能，反映着古人精神信仰的世俗化需求。（3）丝路文明的见证。馆藏玉器中西周时期的玉人则带有胡人形象，展现了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。（4）自然与和谐的审美追